

台 湾 言 情 小 说 新 作

紫 琼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with dark hair styled in two buns, each adorned with a yellow flower. She is wearing a blue, patterned cardigan over a dark red top.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painterly wash of colors, including shades of pink, purple, and blue.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with a modern, soft touch.

红丸新娘



红丸新娘

紫 琼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丸新娘、台湾紫琼著·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2.10

ISBN 7-80013-232-

I.紫… II.红…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62245

红 丸 新 娘

紫 琼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0013-232-1/·240

定价:9.80元



红丸新娘

「什么？明光宗驾崩啦——」

都是这枚红丸惹的祸！不是说是「仙丹」吗？

这回儿倒成了「毒药」，

还累及崔茗茗家破人亡……

长大后的茗茗立志行医救人，

以解开「红丸之谜」

熟料，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一名求医陌生男子，

因缘巧合地掀起了这场风暴……

关内女神医都像你这么美丽吗？

唐尔汉——堂堂满洲大贝勒，

竟痴爱上这位清秀可人的汉家女子——崔茗茗。

但两人身分背景相差悬殊，茗茗又身负血海深仇……

「什么」父王因误食红丸而猝死！」

这个晴天霹雳令唐尔汉痛交加，誓言手刃凶手。

两件疑案冲击着两人的恋情，而最后的结果竟是……

紫
琼
著

紫 琼

楔 子

明熹宗天启元年 西元一六二一年

明朝最短命的天子明光宗朱常洛只当了二十九天的皇帝就一命呜呼了，死因疑似吃了李可灼进呈的所谓仙红——红丸。因此，熹宗下令将进呈红丸的“鸿胪寺丞”李可灼和未尽监督之责的太医崔文升连诛三族，处以弑逆之罪，这道圣旨，星夜火速由快马送达崔太医的苏州吴县府邸。

崔太医府

东厂校尉缙骑魏一霸威风凛凛地穿着湍湍大衣黑袍，两道如鹰的黑眸隐含着冷血般的杀气，四周皆布满了冷面酷情的锦衣卫，而崔文升等家眷奴婢们跪地中堂，听候圣旨发落。

“宣！”魏一霸冷峭地瞄了一眼宣旨厂卫。

那厂卫也是狗仗人势，扬着下巴卷开圣轴：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今大内太医崔文升未尽监临方士李可灼进献之红

紫 琼

丸,以致朱皇不幸驾崩于内宫之中,怠职疏责、罪不容诛,若不重刑严惩,何杜悠悠众口,即日起三日抄产充公,诛灭三族。

钦此

“吾皇万岁万万岁!”太医府内冷颤谢恩。

崔文升抖颤着手跪接圣旨,刚毅瘦瘠的脸庞已冷汗路路。

“走狗!”他破口一声大骂。“明明李可灼所进呈的红丸是你们东厂的这些阉宦所为,为何要栽脏于我,先皇的死全是由于你们要掌控朝廷,另立幼主,好可以继续为所欲为,横先霸道下去……”

拉住他的绒呢下摆哩哩泣道:“不要打爹爹,不要打爹爹嘛!”

“茗儿!快过来!”崔夫人一惊,忙唤家仆将茗茗抱住。

“我不要嘛!他欺负爹爹,他不是好人!”崔茗茗仍死攀住魏一霸的腿:哭声凄恻。

她,一个六岁的小娃娃,为崔本医的唯一掌上明珠,长得是明眸皓齿、冰雪聪明,左下眼险尾一颗小红痣,更

是妆点得她巧丽可人。

“好精致的一个女娃儿！可惜投错了人家。”他大手一抚，拂过施水嫩嫩粉颊，笑中带淫铁。

“住手，你这无耻的狗奴！”崔文升欲冲上前，两旁的锦衣卫双臂将他豁制，他只得恶狠狠地怒视他。

“来人啊！拖出去斩了！”魏一霸视圣旨如无物，大袍一挥，下令私刑。

“老爷——”崔夫人跪趴在堂前。“公公！请大发您的慈悲心，让我们一家老小再相聚这短短三日，民妇将不忘公公之仁泽厚赐，来世必作牛作马相报。”

“公公……”崔茗茗也学着她娘亲喊着，一双大眼水盈盈地祈望着，小手搓揉他的衣角。

魏一霸手指勾勾崔茗茗的下巴，看她一副可爱模样，兽心也被打动了。“也好，就看在这女娃儿的分上，爷儿我今日就扮扮活菩萨，让你们一家再享个三日的天伦日。三日后，嘿嘿……”

“小三子！命人严守门禁，让他们三日内将家产全数清出，留第一、二队将太医府的东、南、西、北四门堵住，连只苍蝇蚊子都不许给我飞出一步，他一二叮嘱身旁随从，

一只眼仍溜不转丢地瞧向崔茗茗。

“小娃儿，乖乖待着，三日后爷儿自会带你进宫享福，咱家不会亏待你的。”他又想从崔茗茗身上偷香，但她学聪明了，机灵地将脸一侧。

“好样儿，有骨气，长大后一定是倾国倾城的美女。”他仰天大笑，心情极佳地说道。“收队”

一千鹰犬爪牙鱼贯出了太医府，而留守的两队人马手执枪戈将府第四周围不滴水地围住，待所有的兵士都撤离后，整个大堂一片低嚎相泣之声。

“娘！为何大伙都哭了，那官差不走了吗？”茗茗的大眼不解地直视崔夫人。

“我苦命的孩子啊！”崔夫人一把将她抱于胸前，心疼地抚着她的乌丝。

“娘不哭，茗茗也不哭。”她的小手在眼缘四周拨一拨，泪水糊了脸，但那笑容是挤出来安慰崔夫人的。

崔文升此时也走过来蹲在茗茗的面前，不舍之心忽地窜出。“茗儿，今后无论你在何处可别忘了爹爹和娘如此般的疼爱你，万一爹娘将来不在你身边，你更要乖乖地听李奶娘的话，继承爹的衣钵，为爹洗面刷冤情啊！”

“老爷，你……”崔夫人不明了他的语中玄机。

他唤来了李奶娘和两名家仆。“你们本不该受此株连，所以——”他悄悄地将一面书柜后的机关打开，指着里头的通道说：“趁现在那帮狗奴才还未到来之前，你们带着茗儿一起逃吧！这暗道可通往城西十里处的‘水烟亭’到了那里之后，找个偏僻的地方先躲一躲！茗儿就交给你了。”

李奶娘老泪纵横，不胜澈虚，这老爷行医救人数十年，如今落得此香骨肉离散下场，苍天弄人啊！

他自腰际处掏出两颗如豆大般的红丸，交至李奶娘手中。“这是李可灼在进呈给行帝时我偷下的两颗，只恨我的医术不精，穷极一生也研究不出此红丸为何种药材炼制而成，才会令先帝误食，今交至你手中，连带我崔氏祖宗家传的医经，务必要培养茗儿好好习读，将红丸的秘密给研究出来，好为崔家还一个清白。”

崔夫人也明白为夫的意思，暗暗允应他的决定。

她自首饰盒中取出一条金锁片，套在茗儿的颈上，上头刻有一家三日的姓名，是预备给她将来出阁时陪嫁的，但照这样看来，是等不到了。

“娘，为什么要给茗茗这个，茗茗只要爹还有娘，不要这个。”小小的心灵已有预感，她从未见过爹娘如此慎重其事的。

“奶娘，这里有五百两银票和七十两的黄金，够你们生活好一阵子了，我这儿还有一块玉块，你到了‘水烟亭’后，就带着茗茗和你小女儿由水路北上山海关，到了城西的‘祥熙药铺’将玉块交给一位叫田景惟的掌柜，他自会替你们安排去路的。”崔文升当机立断安排退路。

“老爷，这……”李奶娘一把年纪，叫她玩命，简直就要她的命。

“别再犹豫了，多耽搁一分，危险便增一分，快走吧！别挨到天黑就更麻烦了。”崔文升频频催促，他何尝想面对骨肉离散，只恨朝政不纲、奸侵当道，生不逢时啊！

他一把将茗茗从崔夫人怀中抱开。“夫人，别这样，为了孩子，你要振作点！”

“我可怜的孩子！”崔夫人欲从他身上抱回茗茗，然而，他已早一步将她推至李奶娘的怀中，并挥手示意快过书柜去。“走吧！”

李奶娘更是悲泣难掩，但是为了延续崔家的香火，她

只好含泪掉头就走，一阵碎人心靡的童声蒙绕在整个密道之中……

“爹！娘！你们不要茗茗了”

“娘！茗茗不要糖葫芦了，娘……”

茗茗的哭声越来越微弱，随着李奶娘快速的脚步，她小小的瞳眸中，爹娘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了……

第一章

明思宗崇祯七年 西元一六三六年 河北临榆县山
海关

这时的明王朝已是江河日下，关外的女真族也在努
尔哈赤的统一之下，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

岁末，寒鸦残枯，雪光漫街，市集上见不到半点人烟。

然而，在关隘城墙垛口处的正前方胡同底，一块泛黄
的布幌四角播子，上头写着：“祥熙药铺”，铺前人头攒动、
摩肩接踵，扶老携幼地在排队领着药材。

这时，铺内走出一名灵秀澈纯的妍丽女子，两臂如绢
般的黑亮辫子，在雪白的大地辉映之下，更显得柔媚可
人！

她将大门再微启了些，一群人缩颈弓脊地鱼贯而入，
不多时，整个药铺子挤得险些乱了序。

“巧绣，再去抓些火麻仁、地黄、五味子，配些茯苓粉
给秦老爹。”

崔茗茗把完了秦老爹的脉，扬着慈睐的笑容。“脉象尚平缓，待会我把巧绣给你的药带回去，用五碗水熬成两碗，分两次服用，病可稍稍愈。”

秦老爹谢了扰，巧绣也咕咕道：“真不知你怎么想的，这年头只有你会把辛辛苦苦采来的药免费送人，我们都快喝西北风了。”都什么年头了”能顾好自己已属万幸，还有暇工夫去理睬人。

巧绣每回总辩不过她，每辩不过就越会在嘀嘀咕咕中帮她将事情图个圆满，谁叫这位模范婶婶，从小到大都是在这榨里间让乡人夸赞的榜样！

所有铺内可用的药材全陆续地在茗茗供配之下，大致全义送了出去，等到所有人皆离去之后，已是申时末。

看着巧绣替她日上了大门，崔茗茗才揉了揉眼明穴年，合眼舒目。

十五年了！

一眨巴眼的工夫，她俨然已成临榆县百姓们眼中土生土长的一尊活菩萨，可她内心扎扎实实地牢记着，她的老家可在江南的吴县。

“爹、娘，知道茗茗还在思盼着你们吗？”

多少的春去秋来，潮来潮往，茗茗无不将全副的心思投注在钻研崔文升所遗留下来的“太医经注”，以及那两颗害得她家破人亡的“红丸”，然而红丸内的奥秘，在她查阅了“本草纲目”和“华陀药汇总目”之后，仍无多大进展。

多年下来，为了替父母沈冤昭雪，将全副的精力全投注在父亲的谆谆殷盼中，倒忘了自个儿已是豆蔻双十的待嫁女儿，李奶娘为了给她死去的爹娘有个好交代，四处为她觅寻好人家的公子，无奈她大姑娘家偏偏就要打扮得一副伟岸翩然、俊秀调像的男儿相，吓退每个前来说媒提亲的公子爷们。

“茗茗，铺子关好了，咱们回去吧”巧绣为她披上红色白颈雪袍，灵巧的手在她粉颈上打个蝴蝶结。

“喂，谢谢你，巧绣，别忘了给卧泊和小龙儿留张字条，免得他们回来找不着咱们。”她仔细地再将铺子巡了一遍，并将字条压在油烛台下，以免到关外批的药材的扶手和他小儿子，回来遍寻她们不着。

两人从后门的胡同走了出去，漫天的飞雪似乎仍不停歇地纷涵在两人的身上，街上空荡寂寥，风咆雪哮。

好不容易挨到了家前的篱笆，门外惊见拴着一匹名

驹。

“家里有客人？”着落起疑地问向巧绣。

她一脸茫然。“没听我娘说起。”

着落将门上木把一挪，推开一道窄缝，乍见斗室大的暖阁中，一袭高大挺拔的背影，将整个道似地占满。

那男子微感身后有势寒意，身形测转，清朗的五官耸立在黑眸之中。

他面如冠玉，身形俊伟，高腰宽胸，一看就不像中原人士，加上他锦袍黄绶，朱衣陪带，想必不是号简单的人物。

“你们可回来了，这位公子在此等上好半天了。”李奶娘终于盼到可吐口话的机会了，眼前这男子只呆楞在屋内盘桓，除了说明来意后，其余皆三缄其口。

“这位公子……”茗茗上下打量一会儿。“可曾面善何处”

男子优雅地轻启皓齿。“在下未曾与崔大夫谋过面，只是家父身患风眩，头痛欲裂，遍寻名医，皆不得其所，吾闻临榆县内有一人称‘关内女神医’故千里迢迢，冒此风雪前来相四，希望神医能念及人子的一片孝心，启程敝舍

为家父医治吧！”

“家中艾草或许不够，待我回铺子去拿些再走吧！”她不假思索，当下应允。

这样的结果，巧绣莫不睁大了眼，她抢步来到这名男子跟前，口气不甚欢悦地道：“你朝窗外瞧瞧，这种鬼天气要我们出诊，若这位当代神医失支脱节，敢情在半路上有个差池，你担待得起吗？”

“别无礼！”她拉了拉巧绣的雪袍，眉目中闪动着微温。

“可不是吗？这位公子，天候如此恶劣，茫茫纷雪，积厚难行，别说是太原了，连到个隔壁的村落也都有问题，你不能强人所难呀！”李奶娘也接的话。

“大娘，若非家父疼痛难握，日夜受风眩蚀脑，在下也不好强人所难，这实在是情非得已呀！”男子色厉内荏，语音中有着难言的硬咽。

著落专注于他的鹰眉宇峰，不禁陷入了沈思。

不一会儿，她挂上笑意走到李奶娘面前。“嫂嫂，救人是我的职责，人家大老远从太原被星戴月赶来，光看为父奔波的这份心意就足以令人动容，我怎能袖手旁观？”

巧绣闻言，没好气地走向那男子面前道：“都是你，天底下大夫那么多，你就非得选中我们，太原的大夫全酒囊饭袋去了，一个都不中用。而且……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搞不好是个幌子罢了！”

“巧绣！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茗茗微嗔道。

“茗姑娘对在下不放心的话不妨一同前往，彼此也有个照应。”

“那太好了，听人说太原的市集比咱们这热闹，天气也暖和些，娘，就让我陪茗茗去吧！”她抓到机会就又眉飞色舞了起来。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明晨在县内的‘风梧客栈’自有一辆马车，恭候崔大夫及巧绣姑娘的大驾。”

“好！明晨我们必准时赶到。”茗茗谦和有礼地点了点头。

男子这才打揖恭退，临去前，回首的一个思忖，似乎欲言又止。

“还有别的事吗？”茗茗对着正要跨出大门的男子问道。

他灿灿地一笑。“原以为崔大夫是位白发吟霜的老